

無語良師

成大醫學系／蔡觀瑜



均勻清淡的陽光從及腰玻璃窗透進來，染了一整片走廊，也喚醒了走過這片走廊、還帶著點睡意的學生們。

「早安，老師，我們又來打擾了。」

用力打開沉重的金屬蓋子，輕輕拂去兩層白布，我總是先在心裡默默說完這句話，才吆喝起同學們提刀上陣。

大體解剖學為醫學生涯極為重要的一堂課，醫學系有個傳說：「大三都會消失不見」，就是因為在有大體解剖學的三年級，學生除了念書外幾乎無暇顧及其他事。課堂中我們學習人體精細的結構，並透過解剖「大體老師」的實驗課獲取珍貴實作經驗。

他、他、她、他、……，他們，是我們的大體老師。十二具已經沉睡許久的身軀，卻在沉睡之後，化為醫學生的無語良師，用特別的「身教」，讓真實人體構造的大門在學生面前一一敞開。

起初我們是陌生人，不過學校指派了暑假作業，在正式升上大三、接受大體解剖課程之前，每一組人都要先連絡、前往訪談老師的家屬，聆聽老師一生的故事，並且運用那些故事與自身的感想製作成海報和藝術櫥窗。去訪談家屬時，我們問老師平日有什

麼興趣嗎，老師的妹妹說了好幾次都是「抽菸、喝酒」，當我們在構思櫥窗設計時就苦惱了一陣子：

「做菸和酒瓶真的好嗎？」

「嗯……反正老師都走了，他喜歡什麼我們就做給他什麼吧！」結果在大體老師啟用儀式時，我們就被來參加的家屬笑了：「你們還真的做香菸喔？他就是因為抽菸才會得肺癌的啊！」那笑帶著一點無奈、和對已逝故人的寬容。我們也是，透過這堂課的機會去認識了一位完全的陌生人，他的生活背景、人生態度、職業、好的或壞的習慣，不論我們喜不喜歡或欣不欣賞，我們都必須要接受他，更進一步地去感謝他。起初我其實不知道應該要如何處理這樣的情緒：明明就覺得抽菸是很不好的習慣，但我不能去批評否定關於老師的事情；另外，大體啟用儀式的法會也不是我的信仰，我不認為那漫長的誦唸可以幫我傳達些什麼給老師和神明。然而之後和解剖所老師聊天時我卻得到了豁然開朗的答案——大體老師讓我們在成為醫師之前，能遇見並學習包容跟我們不一樣的人，給予他平等的服務，就像我們以後成為醫師，要面對不同的病人。

「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、國籍、種族、政見、或地位的考慮介乎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」——
《醫師誓詞》

微微刺鼻的、混合著藥水和人體的氣味，但相較於最初的震驚、膽怯、小心翼翼、甚至是抗拒，我們開始習慣大體老師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，有的人會像我一樣，偶爾跟老師講講話，抱怨他哪條血管怎麼長得那麼奇怪、或是崇拜他哪塊肌肉又典型又漂亮超級好認；有的組別的解剖台上在中秋節會擺上月餅、萬聖節會出現糖果，希望老師和他們一起過節；有的人會和老師分享自己喜歡的事物，像是在解剖的時候放幾首流行音樂或是點一柱薰香。

我們專注於手上不停的操作，卻也從來都沒有忘記這是一名曾經和自己一樣會動會笑、有著各式人生故事的人，這個人願意拋開尊嚴，將死亡的自身毫無保留地展現在一群素未謀面的學生面前，給予醫學生多麼大地信任與期許，我們

沒有忘記，除了想各種辦法感激他，我們也始終在提醒自己——不要忘記把人當作人來看待。

「謝謝老師。」

用白布包裹好老師的身體，再用力關上金屬蓋，走出解剖教室後我總是會不死心地洗兩三次手，想把那揮之不去的氣味洗掉，但也總是失敗，想必它會跟著我走過這條漫漫的學醫之路、走過那長遠卻明亮的走廊。

走廊的牆上貼著我們製作的海報，那些既熟悉又似乎有些遙遠的文字和照片，迎著透入窗內益發燦爛的陽光，窗之外是校園、醫院和天空，以及悠悠搖曳的枝葉、令人彷彿感受到風。

